

## 第一章

「讓我打死這個不肖子！好的事沒他的份，就專門在京城裡惹事生非，這京城裡的水有多深，一塊磚落下去，只怕就打到好幾個京官與貴人，他以為我們侯府聲勢如日中天嗎？之前站錯了隊，還不夾著尾巴做人，竟敢四處招搖惹禍，我今天就用家法打死這個惹禍精，他就是個災星，不把我們侯府毀得一乾二淨，他就不肯安分！」

廳堂裡，忠勇侯暴跳如雷的朝著眼前的錦衣少年揮舞家法，一旁的一名女子連忙撲過去拉住他的手臂，哀哀懇求，只是忠勇侯不聽，一把甩開女人。

「侯爺，千萬不要啊，他可是你親生的兒子啊！」哀戚的女音響起，哭哭啼啼的阻止那揮棒的手。

「這種親生的找起麻煩，比外面仇家還厲害幾分，他就是個討債鬼，讓我打死這個不肖子，要不然侯府總有一天會毀在他手裡！」

「不要啊，侯爺，他還是個孩子，自然不是那麼懂事，而且、而且小雋怎麼會出手傷人呢？定是外人誣告的——」

另一個嬌美聲音傳來，語氣裡滿是幸災樂禍，「我說夫人，名動京城、四大才子之一的原零和，再怎麼樣也不可能讓他家裡的人誣告吧，小少爺把人堵住了，又把人家給打了，不只踢傷人家，又差點打殘了他的手，他寫的書法可是連皇上都讚揚啊，這一這難道還能說只是不懂事？姊姊雖是寵愛小少爺，但也不可溺愛，要不然就是禍家的根本，侯府地方小，可擔不起這大佛啊。」

忠勇侯夫人林益仙聞言恨不得將眼前女人的舌頭給拔了，侯爺已經如此暴怒了，朱氏不想息事寧人，還在那火上澆油，分明是要她兒子去死！

果然，忠勇侯本人愈聽愈怒，打罵的力道就更大了。

「爹，你不能亂打我，我是師出有名，我只是剛好路過，幫被原色胚糾纏的姑娘的忙——」喬永雋連忙抗辯，一方面還很有技巧的躲老爹的棒子，就右左、右左、右左，閉著眼睛都能閃過。

這棒子的套路他熟得很，反正從小被打到大，老頭通常就是揮左再揮右，然後一直重複，一下都不亂的。

要他說，他爹打他打了十多年，套路數十年如一日，沒什麼長進，由此可見他爹多麼不思進取，怪不得他們忠勇侯府愈來愈沒落。

也難怪當初奪位之事，他爹會愚蠢的學人家押寶，卻押錯了寶，腦袋浸水還死不了人，腦袋破洞押錯寶，是真的會死人的！

他爹選了二皇子，結果前面一到四，死的死，殘的殘，要不然就是被圈禁了，五皇子大獲全勝，天命所歸的登上帝位，何等的風光。

當然支持新皇的也跟著一塊兒風光，至於押錯寶的他們家，新皇沒抄家滅族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而他們能逃過一劫，是因為他們是京城貴胄裡連第一百名都排不上的沒落勳貴，前五十名勳貴，皇上還會想方設法的拉攏或是剷除，忠勇侯府實在太微不足道了，皇上的眼睛根本就看不到他們。

只是忠勇侯府苟延殘喘至今，三代前獲封忠勇侯的富貴繁華已經消失殆盡，只剩淒涼的空架子了。

「剛好路過？你打了名滿京城的才子，是因為你幫根本就不認識的女子？你是不是沒腦子啊！」

忠勇侯一副快心疾發作的鐵青表情，這個逆子，他到底前世是做了多失德、多惡劣的壞事，怎麼就生了這個愚蠢的孽子！

三個兒子，老大是個病秧子，老三是個混世魔王，只有老二才是他的心頭寶，他生出的嫡子全都沒繼承他的一分一毫伶俐，唯獨老二像他一般聰明。

而這個混帳老三，一天到晚在外頭惹事生非、為非作歹，什麼人都敢動手，都要讓人誤以為他是皇帝的親兒子，而不是他這個小小的忠勇侯之子，他真會被這個逆子氣死。

要不是老二是朱氏生的，是個庶子，身分抬不上，要不然他都想把他請封世子了。如果喬永雋聽到他爹的心聲，他只會哈哈大笑幾聲，說幸好他跟他哥沒有繼承到老爹的一絲一毫「伶俐」，瞧這忠勇侯府自從被老爹繼承後變成了啥麼局面，那真是聞者傷心，聽者落淚，而他家老娘、大哥跟自己，明珠暗投在這裡，哭都沒地方哭去。

他爹從年輕時就四處鑽營，今天勾結那個，明天送禮這個，後天又不知去哪收了個瘦馬想往貴人面前送，也不嫌棄那瘦馬骯髒不知過了幾手。

光看她在家裡時暗送秋波想勾搭他大哥的樣子，就知不是什麼好貨色，他狠狠教訓了一次，讓那瘦馬滾，老爹卻為了這事打他，可見糊塗到什麼樣了。

全天底下都知曉他爹有毛病，就他爹不知道自己毛病很大，還每日作白日夢，想在京城裡搞出一番大事業！

結果只是挖了個大坑，支持什麼賢王二皇子，把自己跟這個家都給搞臭搞爛搞死了，要是他家多有一點功績，他們兄弟多有一點出息，保證以前的五皇子，現在的皇帝，一想起舊怨，就會立刻他們家的人通通捏死。

「那是爹你沒看到，那位姑娘看著原零和時眼睛都紅了，偏偏背挺得直直的又沒有哭出來，真是有骨氣得讓人佩服，而讓一個姑娘那麼傷心難過，這一定是壞男人的錯，管他什麼才子，他就是個壞人，鐵定的！我輩男子漢怎麼能不仗義相助？」

看喬永雋還說得理直氣壯，一副「我沒錯，教訓原零和很應該」的樣子，忠勇侯更是怒氣上湧，使棍子的手更加用上幾分力道，恨不得當場打死這個死孩子。不過喬永雋還是右左右左右左，輕輕鬆鬆閃過，覺得自己應該可以一邊躲，一邊吃飯，根本就不用怕摔了碗。

「那個原零和可是京城四大才子，是皇上稱讚過的，你算個屁，也敢跟人頂上，還把人給痛打了一頓，咱們家惹得起嗎？」

我可是京城唯一一個賣書賣到缺貨的大畫師，他是京城四大才子，也不過是四個中的一個，我可是唯一的一個，看他寫詩的人也不過是些酸腐的讀書人，看我畫的人，嘖，下至販夫走卒，上至達官貴人，誰不是偷偷的藏上一本。

咱這麼紅，怎麼惹不得他？

更何況那傢伙看起來溫文儒雅、光風霽月，但一剖開心肝都是黑的！要不是怕壞了那姑娘的名聲，他早就把那雜碎的惡行惡狀都宣揚出去！

「總之那姑娘的氣質跟臉，看起來就是大大的好人，能讓好人傷心難過，他不是壞人是什麼，只要是壞人，人人得而誅之，不是嗎？」

「你還有理了，氣死我了——」

忠勇侯打累了，氣喘吁吁的，朱姨娘見狀，知道再這樣下去又會不了了之，便開口再添一把火。

「侯爺，您要保重身子，小少爺見義勇為也是好事，再者原公子雖說是京城四大才子，但不過是個白身，打了就打了，他能拿我們如何？但他家上門來問罪的人可是說了，其中還牽連了靖王，侯爺啊，這得罪靖王可不是小事……」朱姨娘憂心忡忡的語調背後，是滿滿的惡意。

忠勇侯一楞，敢情這事還沒完，自家的混世魔王，不只打了京城四大才子之一，還動手揍了靖王爺。

靖王李言歡是目前皇室中，唯一被現任皇帝封王的王爺，他是現在皇帝的同母弟弟，也是當年帶兵從邊關回京，助皇上登基的最大助力，皇上有言，若不是靖王之助，當時他能不能上位還不知曉。

這皇室的血緣，讓靖王就算是個廢物都能夠在京城裡橫著走，更何況人家還不是個廢物，是個活閻羅似的王爺。

忠勇侯深吸口氣，看向自己的孽子，嘴角抽搐，額角冒汗的顫聲問：「你——你說，說你沒打靖王！」

「我沒打靖王。」

聽到喬永雋這句話，忠勇侯凝重的表情漸漸放鬆。

沒打就好，打了，他們家恐怕就要被抄家了！

誰不知道靖王有多恐怖，全京城最不能惹的，就是靖王了。

那張棺材臉，誰見到誰心悸，靖王年紀輕輕就到邊關歷練，戰功是實打實的，聽說砍人像切菜，而等新皇上位後，不知有多少權臣貴胄之家被靖王帶兵上門抄家，抄得京城裡人人聞靖王色變，提到靖王，就不由自主的身體先抖了一下再說。也是因為這樣，靖王有個不能說的渾名叫做抄家王。

抄家的時候用的罪名往往是貪汙，畢竟哪個官員貴族私底下沒有小動作、不貪點財的，要不然一大家子怎麼過下去，所以被抄家的人只好自行認罪，但他們心裡清楚，他們被抄家大多是因為擁立別的皇子，或跟皇上有仇，貪汙這罪名也不過是皇上剷除異己的手段。

忠勇侯府雖然沒被抄，但那陣子風聲鶴唳的，連忠勇侯這種喜歡出外攀關係的人都蹲在家裡，唯恐禍事臨門，連吱也不敢吱一聲，更何況是當面衝撞了有權有勢的靖王。

聽到兒子沒打靖王，他心情霎時好多了，反正原零和是白身，應該不難和解，可誰知，他兒子的下一句話，讓他臉皺成了一團，面無血色，宛如被五雷轟頂一

「我只是踢了他而已。」

這叫「而已」，還「只是踢」，養了這種混帳兒子，他不如死了吧！

「天啊，地啊，侯府列祖列宗，我喬倚不幸，怎會生出這種敗家子弟……我暈，我真的好暈。」忠勇侯身子搖搖欲墜，如喪考妣的嘶喊著。

對他爹悲痛欲絕的模樣視若無睹，喬永雋說話依然理直氣壯，「誰叫他闖出來，一副想替原零和說話的樣子，我呸。」

「啊啊啊，大難將至，大廈將傾，我喬家離覆滅不遠，我喬倚無顏見先祖。」喬永雋看忠勇侯咚咚咚的往後倒退三步，一副我吃驚、我震驚，我寧願我什麼都沒聽見的見鬼表情，只覺得可笑至極，原來他爹也這麼會唱大戲啊，他爹何時多了這項新本事了。

「爹，沒這麼嚴重吧，我又不知道他是靖王，不知者無罪，我不小心踢了他，他也不小心踢了原零和，雖然他那一腳原本是要踢我的，不過不曉得為什麼，腳到我面前卻轉踢原零和，後來靖王要再踢我時我閃得快所以沒事，最後就是原零和認出了靖王爺，我才知道他的身分。」

「我不管，我要打死你，在我們喬家為你一個人死全家的時候，你先給我去死！」喬永雋的親娘一聽，頓時從惹到靖王的緊張之中回神，趕忙阻攔。

而朱姨娘也連忙阻止道：「侯爺千萬不可，既然小少爺衝撞了靖王，不如就由他去向靖王爺負荊請罪，王爺身分高貴、胸襟廣闊，見我們忠勇侯府這般的有誠意，必然不會計較。」

這句話有如醍醐灌頂，瞬間把忠勇侯滿心的怒火給澆熄，整顆心清涼舒爽，頓時讚賞的看著朱姨娘。

不愧是他的愛妾，聰慧靈巧，能幫夫旺家，想出解決的辦法，而不是像他的嫡妻林氏，她娘家沒落幫不上忙也就罷了，生了一個兒子是病秧子，又生了一個是禍星，看她渾身上下，就沒一個好。

「好，來人啊，把這孽子給我綁了，讓他去向靖王請罪。」忠勇侯大聲喝道，守在外頭的家丁就紛紛進門來。

「爹，有話好說，不要拿繩子綁啦。」

喬永雋一邊奔逃，一邊求救的看向林益仙，可林益仙六神無主，京城誰不知道靖王凶名？

她軟弱哭道：「小雋，你就忍忍吧，盼望靖王大人有大量的原諒你。」

大人有大量？

那個人看起來就是心胸狹窄，從頭頂看人，再加上從鼻孔裡哼氣的小氣男子，看了就討厭。

喬永雋總覺得靖王這個人沾不得，自己踢他一腳時，他滿身的煞氣，當下回腳踹向自己，可在看到自己的臉時，動作卻停了，他看著自己的臉發痴，眼神卻像羅剎惡鬼一樣，彷彿恨不得咬自己的肉，吸自己的血、抽自己的骨。

讓他雞皮疙瘩都冒出來了，能不見最好。

然而這事輪不到喬永雋作主，他被忠勇侯給綁著出門向靖王請罪。

朱姨娘看著林益仙在兒子被綁出門時，只能無奈拭淚，忍不住冷笑一聲，眉眼暗含得意。

忠勇侯唯有兩個嫡子，一個嫡子病歪歪的，從出生時就纏綿病榻，現今鬧出這麼大的事，連個影子也沒見到，可見實在病得起不了身。

另一個喬永雋是混世魔王，只要把他得罪靖王這件事鬧得眾人皆知，喬永雋原本在外不怎麼好的名聲，一定更臭。

看以後誰還敢跟喬永雋結親，又有哪個世家公子敢跟喬永雋成為好友，沒有顯赫的女方家支持，也得不到京城貴公子的認同，這喬永雋注定一輩子要一事無成。到時要請立世子之位，這兩個嫡子都派不上用場，忠勇侯不就會立自己聰明伶俐的兒子為世子了嗎？

連這點算計都看不透，也活該林益仙在這個家裡被自己擠對得毫不像個正妻，只能縮在一個小院子過活。

只要自己的兒子成為世子，以後變成了忠勇侯，林益仙的苦日子還長久得很呢。

靖王府邸位在京城的西方，那裡原本是之前賢王的府邸，先皇當時對這個兒子疼到不行，這府邸不只位置好，裡頭更是別有洞天，違制的地方可多了，但仗著先皇疼愛，誰敢說一句。

也不知道賢王私下汙了多少銀子造了個南方庭園，美侖美奐，只不過建好了，他也差不多事敗被砍頭，這座宅邸就被賜給了靖王，所謂為他人作嫁，大抵是如此。靖王府在巷弄的底處，清幽又隔絕了旁人窺視，走出府幾步，又能連接熱鬧的街市，只不過靖王煞名太響，現在沒什麼人敢從他府門過去，就算不得不經過，也躡手躡腳，惟恐被靖王見到了，冷笑數聲的拔出刀來抄家。

這抄家王的名聲可不是蓋的，他第一個抄的就是賢王，林林總總抄了十數家，京城裡有錢的，全都被抄個一乾二淨，也抄得皇上眉開眼笑，被昏聩的先帝給弄窮的國庫，因為這一連串的抄家又滿了起來。

皇上對靖王這個好弟弟簡直是滿意到了不行，知道他這個新皇帝剛上任缺什麼，就給了他什麼，他私下裡還暗示靖王，若抄家時有看到喜歡的東西，可以先收起來，反正國庫已經滿了，不差那些了。

靖王聽懂了自家皇帝哥哥的意思，也沒客氣，私人府庫隨著國庫滿得溢出來。害得京城人家又怕靖王，又想替靖王做媒，把自家女兒、姪女、義女嫁進去，想想看，靖王可是抄了十數個大家族，他的小私庫這滿滿的都是銀錢、寶物啊，誰家會嫌銀錢少，把家族裡的姑娘嫁進去後，只要她指縫裡稍稍漏出一些些……哎喲祖宗啊，就足夠一家子吃一輩子了。

只可惜靖王目不斜視，縱然多漂亮的女人在他面前，他都當成饅頭看……不，饅頭還比女人有吸引力。

想當初靖王年紀小時，被偏心的父皇、想暗害他的貴妃給派去邊疆，年年糧草不足，軟綿綿的白饅頭就像寶物一樣，所以饅頭一直是靖王的心頭好。

不過聽說靖王愛吃饅頭的理由還不只如此，傳聞他小時候被貴妃派去的人給綁架，餓得奄奄一息快要沒命時，雖他自己逃脫出來，還是靠有個好心人給了他饅頭吃才活下來的，所以掌權之後，他一直在尋找恩人。

只可惜靖王那時意識不清，記不清到底是誰救了他，找了多年都沒有下文。

當然，這個救命恩人，多少人想當啊，只可惜冒名的人都被殺頭了，漸漸的，也沒人敢拿命開玩笑，富貴險中求，但也要真的有命才能花。

而今日向來寧靜的靖王府前可熱鬧了，原零和的家裡人帶了大禮，說靖王救了原零和一命，他們是來謝恩的。

圍觀的人一拍大腿，伸出個大拇指，這招妙呀，哎喲，想要攀上靖王的大腿是那麼難，原來還可以用救命之恩這方法，這原家本是個地方上末流的小世家，剛來了京城，竟然這麼有腦袋的找到方法攀上了靖王。

原家人還沒入內，又來了一票人，他們是來謝罪的，被五花大綁的是跟原零和起了口角，然後竟然不知死活踢了靖王一腳的忠勇侯家小兒子喬永雋。

所有人立刻遠離了忠勇侯等一群人，竟敢踢靖王，只怕這家子活不久了，自己可別沾了穢氣。

兩派人馬在靖王府前相遇，原家早忘了自家是外地來的小家族，對著忠勇侯府的人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。

哼，在京城裡向來誰也不理的靖王，偏幫了原零和，這還不代表被皇上稱讚過的原零和在皇上心裡掛上了號嗎？

誰都知道靖王與皇上兄弟情深，兩人攜手打下這美好的江山，皇上的心事，靖王最知曉了。

見了原家驕傲的嘴臉，忠勇侯忐忑不已，小兒子惹出的禍事太大，要不要棄車保帥，在靖王面前把兒子打個半死，不知能不能讓靖王消氣。

靖王府的管家滿臉刀疤，看起來十分嚇人，他神色嫌惡的把這兩派人馬都迎進廳裡，靖王李言歡不久後前來，坐上主座，面無表情的看著紛紛擾擾的局面。

原府二少爺恨不得上前抱住李言歡的大腿，黏在上頭死也不放，什麼好聽就挑什麼說，說得感人至極，恨不得把靖王今日出手相助之事寫在臉上，讓全京城的人都知曉靖王爺看重他兄長，也就等於皇上看重他兄長。

「王爺救助我兄長，大恩難以言報，家父知曉後，連忙派人備了些薄禮來感謝王爺，謝謝王爺路見不平、拔刀相助，要不然我兄長就要被這京城第一紈褲子弟欺侮死了。」說到後來原府二少爺淚流滿面，一副若沒靖王救助，只怕自家兄長就要一命歸西無處喊冤的模樣，還斜眼看向被五花大綁、壓跪在地的喬永雋，好似有請靖王作主的意思。

被貶為京城第一紈褲子弟的喬永雋翻白眼，比著剛剛原府管家打開來送上的畫軸說：「禮真夠薄的，這幅畫是仿品，說什麼京城四大才子，連鑑別真偽的眼光都沒有，哪裡稱得上四大才子，我呸呸呸。」

忠勇侯沒想到自家兒子被綁成肉粽，還敢在靖王面前口出狂言，若不是靖王面前不得失禮，他就一個大耳刮子打過去，他氣得哆嗦著道：「還不住嘴，當這裡是

哪裡？王爺可在前頭呢。」

「皇上在前頭，我也這樣講，事實還怕人家說嗎？」

忠勇侯差點又要氣暈過去，這孽子專門來氣死他的，比著他的手指抖動個不停。那原家二少爺心中憤恨，卻不直接告狀，反倒先歌功頌德一番，「得王爺相助，我兄長銘感五內，心裡十分感謝。」他拱手遙拜皇城，感激涕零道：「當今聖上清明，王爺高義，想來定能剷除京中毒瘤，還我等百姓一個安穩，忠勇侯不修德行、妄自尊大，子孫才在京城驕蠻恣意、橫行無阻，還有不少人說忠勇侯與之前的賢王頗有關係……」

忠勇侯一聽賢王兩字險些魂飛魄散，兩腳抖顫個不停，更恨起自家這個小兒子。明知道新帝登基，家裡站錯了隊，你不好好的在家裡修身養性，出來惹事，果然就惹出了禍根！

喬永雋可比忠勇侯冷靜多了，覺得他爹也太沒膽了，這麼沒膽還敢跟人賭從龍之功，實在是沒有腦子。

他把目光移向原府二少爺，心中冷笑，比誣陷，老子還怕他嗎？

原零和不過出身地方上不入流的世家，因為父親升官，來到了京城就四處參加詩會，四處炫技，恨不得人人都知他有才情，以被稱為京城四大才子而沾沾自喜，與人說話必定要提一句這個名頭。

如此張揚，要是才德兼備、名實相符也就罷了，可在他看來，原零和還沾不上才子的邊，看原零和在那爭名逐利，他就覺得此人心思髒腐、難堪大任，更何況侮辱一個女子，絕對不是好人。

他冷聲嗤笑，「原家是怎麼一回事，京城是你家的嗎？說我家跟誰勾結，就是跟誰勾結嗎？他娘的，我就是看原零和不順眼，替他鬆鬆筋骨，讓他知道京城不好混，跟我家、跟賢王有什麼狗屁關係，你們也扯太遠了。」

忠勇侯見這個不肖子在靖王面前也敢滿嘴髒話，什麼娘啊、狗屁都出來，一巴掌揮了過去，喬永雋憑藉著多年經驗，又是輕輕鬆鬆躲過，還繼續譏笑原家。

「我看你們才是攀龍附鳳、巴結諂媚的禍根，若原零和是女子，只怕還要對著王爺口裡嬌滴滴的道：『大恩難以為報，只求讓小女子以身相許了。』娘啊，真夠噁心的。」

竟在本人面前，把靖王也拿來說嘴！忠勇侯忍著想要昏倒的衝動，踢著自己兒子的腿，要他閉嘴。

可誰知，李言歡已經陰冷的道：「掌嘴。」

喬永雋見刀疤管家近前要掌自己嘴，忍不住氣不過的回嘴道：「我有何罪，為何掌我嘴？我是打了原零和沒錯，但我只是揍他幾拳而已，傷勢也頂多瘀青而已，踹斷他骨頭的可是靖王爺那一腳，我說他們原家噁心就是這樣，明明是靖王爺踢得人要死不活的，但為了巴結靖王爺，卻把罪都歸在我身上，就這為了巴結是非不分的噁心勁，讓人想吐。」

他一說這話，所有人都傻了，忠勇侯是真不知原零和傷勢如何，而原家的人也只聽說原零和被靖王救了，就急急忙忙的派人趕來巴結，原零和被送回家時因為傷

得有點嚴重，喝了藥後昏睡，因此他們也不知詳情。

如果是真的，反倒是他們靖王府沒道理……刀疤管家詢問的看了一眼李言歡。

李言歡回答，「擋路。」

「欸，哇哈哈，沒錯，原零和就是個擋路的，擋了靖王爺的路，所以靖王爺才踢他。」

喬永雋才笑了兩聲，李言歡比著他說：「你擋路。」

有沒有這麼不給面子的！喬永雋的嘲諷笑聲戛然而止，這個靖王怎麼比傳言中的還難搞？跪在地上的他忍不住抬起頭來看這煞名滿天下的男子。

號稱皇帝最疼愛的弟弟，皇帝最聰明的二把手，皇帝手下第一劊子手，怎麼愈看愈覺得……有點兒怪。

靖王眼神發直，好似一尊泥胎木偶的高高坐在上位，衣服穿得整整齊齊，還怕弄髒似的，把袖口捲起，他端著茶水喝的姿勢很標準，但就因為太標準，所以看起來竟像小娃兒第一次自己喝茶水般的小心翼翼，就怕灑了。

靖王好似發現他在看他，他也眼睛直勾勾的看向他，那雙眼裡沒有感情，一片死寂，就好像坐在上頭的，真的就是個牽線木偶似的，害他看了雞皮疙瘩跑出來了。在街道上，靖王一開始要踢他的時候，也是用這樣的眼光看他，可後來眼神卻漸漸變得凶殘嗜血。

若要說哪種比較可怕，他想是現在這一種。

靖王的眼神太空白、太無情，別人覺得靖王天威自具，有王爺的派頭，更符合那殺人不眨眼的煞星抄家王外號，他卻覺得這樣的靖王就像軀殼沒有靈魂，或是行屍走肉般，看人沒看到眼底，說話也沒說到心底，對人也沒有真正的感情。

若不是靖王胸口稍有起伏，他都快以為眼前的人是具埋藏千年的殭屍了，因為正常人根本就不會有這種看似清明，其實內裡一片虛無的眼神。

還不如那副凶殘樣咧，至少感覺像是活著的……

「冒犯皇家威儀，杖責十下。」

「是。」

刀疤管家恭恭敬敬的應是，要人拿出的木板明顯大得可以打死人，喬永雋一怔之後，才知道這是對自己的處罰，他怪叫一聲，收回自己打量的眼光，怒火中燒的抗議，「這個年頭還不允許人說實話了嗎？我只是說出是誰踹斷原零和的骨頭的，憑什麼我要受罰！」

「巧口胡辯，杖責十五下。」

「他娘的，我句句真實，要不然上天五雷轟頂轟死我，我一句話都不會吭的，明明是你踹得他快沒命的，不是我，你怎麼可以禍水東引、含血噴人，做人要有良心啊。」

他冤啊，冤死了，要不是他這麼有信心，想著人不是他打得快沒命的，自己鐵定沒事，他老爹要綁他時，他早就跑了，哪會乖乖的被綁來靖王這裡？

他想的是，靖王自己把人快踢死了，再怎麼樣心裡應該也明白此事不對，臉面上也掛不住，這事鐵定能夠大事化小、小事化無的，怎知道靖王的表現完全不是他



想的那樣子。

做人這麼不要臉面的，他也是開了眼界，靖王還一副「我就算踢了我也不認」的態度，而且靖王下一句話差點讓他吐血而亡。

「天家要你死，你能活嗎？杖責二十下。」

「我一我一」

任是喬永雋口齒伶俐，這麼霸道不講理的話也堵得他完全說不出話來，天子一怒，伏屍百萬，他怎能抵抗天家？而靖王從血緣、權勢跟兵力來講，他還真的能代表天家、代表皇帝，代表他哥哥打他一個落魄世家子。

喬永雋此刻的心情悲憤交集。

二十下？他細皮嫩肉，從來沒有挨過打，就算老爹打他，也沒一下能挨著他，竟然要把第一次送給靖王府嗎？

不要，他冤啊，靖王不能這樣栽贓，沒這麼黑心的。

「靖王爺，你不能這樣，人是你踢的，你一你要說清楚、講明白，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，原零和該恨也要恨你啊，原家要找原凶，也應該要找你，我不服，我冤枉，我是無辜的，你不能打我屁股，我一哎唷，別拖我，我衣服破了……」

喬永雋大聲嚷嚷起來，這種破事平白無故沾到自家身上，誰不惶恐，那是二十大板，不是輕輕的捏上二十下。

這頓板子打下來，他不死，也要去掉半條命的。

可話還沒說完，喬永雋就被從花廳拖了出去，王府裡的侍衛全都是兵營出來的，個個長得像熊一樣，一隻爪子就能把他按住，就算他死命掙扎，也是徒勞無功。打屁股的啪啪聲不絕於耳，叫痛聲當然也傳上雲霄，喬永雋再怎麼樣不受寵不成器，也是忠勇侯府裡的少爺，平日連點粗活也沒做過，更何況是受這種大罪？打個幾下，他就痛哭流涕了。

「不一不，真不是我踹他的，你們去問苦主原零和，哎唷，好痛，你們打輕點，嗚嗚嗚，好痛、好痛，我屁股要被揍爛了，你們太過分了，靖王爺，你出來說句公道話，是你踢的，嗚嗚嗚……」

原家人在一旁竊笑著看他被打，彷彿渾然不在意李言歡也是對原零和行凶的人，讓喬永雋五內俱焚，氣得快要暴斃，臉因羞窘、憤怒、苦悶而燒紅。

他被打了這一頓屁股，再加上原家人想要攀附靖王，一定會扭曲事實，把他的事傳得大家都知道，他以後在京城都不用混了。

而自家老爹就算知道原零和是靖王踢傷的，竟然只是站在一旁，一臉慶幸打爛他的屁股就可以了結這件事的喜色……

被糊塗的親人放棄，一股悲哀從心頭襲來，但更多的是憤恨、委屈，喬永雋咬牙切齒，在心裡暗暗發誓，這可惡的原家人，糊塗的爹親，還有萬惡的靖王，他總有一日要叫靖王付出代價。

二十下刑罰過後，喬永雋屁股已經疼得沒知覺，刀疤管家把他們跟原家人一起丟出靖王府外，丟出門的同時，他聞到一股香香甜甜的味道，是桂花糕，而且是剛出爐的，視線一轉，就見到小廝端著一盤糕點走進花廳。

這讓新仇舊恨更加湧上心頭，他摀住屁股，又忍不住叫痛兩聲，心中惡狠狠地想著，他娘的，靖王爺居然把打爛他屁股當成吃點心前的助興之事，他眼睛裡幾乎噴出火來。

忠勇侯拖著他走，他疼得齙牙咧嘴的，恨不得把李言歡拖出來，讓他嘗一嘗他吐出的地獄冤火，保證能燒個幾天幾夜不滅。

媽的，這仇結上了，不要以為得罪我這個京城紈褲子弟，天下第一畫師香緣居士沒事，老子一定要讓你比我今天還慘，要慘上一千倍、一萬倍、一百萬倍以上。你死定了，臭靖王！

老子要讓你死不見血，讓你那空茫沒人氣的眼睛冒出怒火，讓你毫無感情的心充斥憤恨噁心卻只能憋著，讓你知道得罪了我，比死還難受。

不，比下地獄還痛苦！

喬永雋摀著可憐的小屁屁，淚流滿面的發誓。

## 第二章

京城裡最有名的書店，不是京城大街上那一家几淨窗明、什麼四書五經、逸品珍本都有的慶書齋，而是位在小柳胡同裡的一家沒掛招牌的小書店，因為沒掛招牌，所以大家都叫這家書店叫作小柳書店。

慶書齋裡的一個年輕伙計，清理著書上的灰塵，一邊對掌櫃埋怨道：「聽說那小柳書店的香緣居士出書了，真是有辱斯文，簡直是低級、下流，讓人看不入眼，那種書也能出，我看買的人一定是眼睛瞎了，聽說有人聽見香緣居士隔天出新書的消息就去排了一整夜，真是世風日下、人心不古。」

「你有看過香緣居士的書嗎？」

「當然沒有，那種下流無恥的書怎能看，身為一個愛書人……」

伙計講得口沫橫飛，掌櫃沒在聽的嗯了一聲，手裡拿著書，看了良久也沒翻動，伙計說得口乾，總算注意到掌櫃看書看得出神，不禁好奇起來。

以掌櫃的眼光，恐怕這書是絕世珍本，要不就是哪個有名大文豪留下的手筆吧？

伙計求知若渴，忍不住的將頭往前探。

這一看，差點嚇呆，老掌櫃這看的是……是啥東西啊！

落筆生花，妙筆點綴，這不是一般的文字書，而是圖畫書，但畫的是一是豔情畫。講豔情還好聽點，這就是那種畫男女苟且的書，只不過這畫風纏綿豔麗、風流嫵媚，書上的人栩栩如生，一顰一笑勾人心魂，每個細節都畫得十分講究，這等畫技拿去畫什麼都絕對是文人追捧的佳作，偏偏畫的是男女房事，真是……真是太可惜了！

伙計內心忿忿的想，目光卻仍膠著在書本上。

畫中女子被人壓在桌上，衣衫半褪，整個下襠被撩起至大腿處，畫師不像一般的豔情畫那般露骨，不把私處畫出，只用撩高的衣襠，襯出雪白大腿如何的細膩晶瑩，讓人望之口乾舌燥。

明明畫得遮遮掩掩的，怎麼看起來比全露還要勾人？害他吞了好大一口口水，只覺得自己的心跳霎時加快，整張臉也發燙了，恨不得自己變成畫中壓住這美女的

雄偉男子。

伙計目光往上移，瞧見畫中女子上衣被整個褪開至腰部，露出了胸口兩點嫣紅……咦？胸口怎麼是平的？

伙計一時呆楞，隔了好一會才明白，被壓在底下的人也是個男子。

可就算是男子，這人也是被畫得誘人至極，臉上春情彷彿是在氣惱雄偉男子的輕薄，又像是嗔怨他來得太晚，欲迎還拒的表情讓人亟欲將他圈在胸懷裡，好好的輕憐蜜愛，或是壞壞的整治他一番。

而他的姿態是雙肘撐在桌上，細黑柔軟長髮披散一桌，仰頭輕吟，讓賞畫的人都彷彿能嗅到他吐出一口芬芳氣息，纏人的腰肢好似顫了一下又一下，受不住眼前男子的寵愛，雪般的腳趾蜷了起來。

伙計看得出神，本來拿著雞毛撻子啪的一聲落到地上，引來老掌櫃的目光。

「這這這……掌櫃的，你——你看這是什麼？」

老掌櫃立刻把書收起，只不過收起時，還愛惜的撫了撫封面，封面上大大的「香緣居士著」這五個字，差點讓伙計眼盲。

敢情老掌櫃也是昨天半夜去排隊買書的那一群人之一，這真是打碎了他對老掌櫃的崇敬啊。

老掌櫃你不是自詡是正人君子嗎？平常罵那些不好好讀書的兔崽子罵得比誰還凶，怎麼會看這種書！

面對伙計控訴的哀怨的眼神，老掌櫃不愧是掌櫃，泰山崩於前面色不改，淡然無比的拋下四個字——

「打探敵情。」

隨即往後去了，只是那拿著書的手像是捧著什麼寶貝，腳步就像在跳舞一樣快要飛起來，眉飛色舞的表情，怎麼看就像是得了絕世大作，恨不得金山銀山都不要了，只要眼前這一本書，跟打探敵情有個屁關係。

伙計暗暗腹誹，要回去繼續整理書籍，卻又戀戀不捨的看了一下老掌櫃離去的方向——好想把那本書搶過來啊。

才看了一眼，他就恨不得把整本書奪過來看個清楚，誰還想要顧店。

他滿懷豔羨的想，難怪小柳書店自從賣了香緣居士的書之後，就成為京城裡最紅的書齋，怎麼香緣居士就不在他們書齋賣書呢……

什麼？你說那是春宮畫，慶書齋怎能自降品格賣這種低級下流見不得人的書？

呸，沒看連我家掌櫃這般德高望重也在看嗎？那是藝術啊，如果你只看到人家露肌膚，代表你的眼界太低、境界不夠，是個滿心色慾的渾人一個，看不懂藝術的美、畫技的好。

等會下了工，他也要去排一本，就算一夜不睡，他也一定要排到才行，那麼美的畫值得收藏啊！

他幹麼被掌櫃看到他在偷看，若是安安靜靜的，說不定還能看個第二張、第三張畫啊……他恨啊，真想把當時沒用的自己打一頓。

伙計心不在焉的整理著書，腦海裡盡是浮現剛才那一幅畫。

畫裡被壓住的公子美得令人喘不過氣，宛如天仙。

壓人的男子長得也是俊美不凡、貴氣逼人，那從頭到腳的氣派就是跟常人不一樣，宛如天神下凡，真是個翩翩佳公子，不知香緣居士是借鏡哪個人物畫出來的，總覺得好像有點眼熟啊。

唉，不管了，總之香緣居士畫得真好，畫得真妙，畫得呱呱叫啊！

今日上朝時金鑾殿上特別的安靜，安靜得有些詭異，尤其是靖王大步走向自己的位置立好之後，四周寂靜無聲，但時不時有人偷看靖王，就連幾位重臣也不甚專心，同樣將視線飄向靖王。

乾儀帝覺得有異，但也沒有當場追問，料想是靖王鐵面無私，說不定在京裡遇見了哪個當官的，一副想抄家的樣子把人嚇壞了。

之前有幾個中飽私囊的貪官，無意間在京城路上遇見了靖王，瞧他手按在刀上，就心虛的認罪，只求寬大處理，靖王的惡名也傳揚得更遠了。

看向下方的李言歡，李言歡面無表情的佇立在眾臣之前，鶴立雞群，威儀赫赫，乾儀帝卻忍不住心中一嘆，對先帝寵愛的欣涓貴妃更是恨上加恨，若不是她下毒暗害、綁架囚禁，自己的弟弟怎會變成如此？

因為要議的事不多，再加上朝臣與君王各有心事，無心聽政，一下就散了朝。

李言歡下朝之後直接出宮，這時皇宮外圍多了一小群的姑娘家嘰嘰喳喳，幾個侍衛輪流驅趕，才把她們趕到比較遠的地方，但一見李言歡出來了，這些姑娘家竟然騷動起來，有些還一副要昏倒的模樣按住心口，口裡喊的也不是靖王，而是另外的名字。

「顏攀哥出來了。」

「天啊，真的好像顏攀！」

「別人說我還不信，現在看根本就是顏攀從畫裡走出來了，哦哦哦，我要昏倒了，本人比畫裡更英俊瀟灑、更目中無人、更驕傲自我，不知道現實裡的雋雋在那裡？」

「依他的性子是一定把雋雋給藏起來，好自己私下這樣那樣對待雋雋……」

「雋雋就是性子嬌，不願意承認，其實也早喜歡上顏攀哥。」

「沒錯，他們早就在一起了，最新的書還畫他們兩個在花園的石桌上……」

「那一幕太美、太有感情、太有愛了。」

一群姑娘們小小聲的議論著，眼睛卻直勾勾的望向靖王，那熱情如火、想把李言歡舔一遍的眼神是那般露骨，讓守宮門的侍衛們雞皮疙瘩都冒出來了。

侍衛們怕李言歡不快，連忙驅散她們，但那些姑娘也不知道是不知者無畏還是怎麼樣，臨走之前還依依不捨的回頭對李言歡尖叫—

「顏攀哥，祝你跟雋雋幸福。」

「要幸福唷。」

「對，一定要幸福。」

「他們一定會幸福的，顏攀哥最疼小雋雋了。」

因為她們實在太吵了，李言歡看了她們一下，那群姑娘家同時發出尖叫聲。

「顏攀哥—你好帥！」

「顏攀哥，你下次帶雋雋一起出來。」

「雋雋個性有點彥扭，你不要對他太壞，他其實是愛你的，只是忍不下心口那口氣，你要趕快告訴他婚事是假的，他才是你最愛的人，他才不會那麼難受。」

「對，雋雋對你愛在心裡口難開。」

李言歡對於她們鬼吼鬼叫的內容，一點也聽不懂，卻被吸引似的邁向她們，只因為這些人嘴裡一直喊著「雋雋」。

他明明不知道那是誰，腦袋卻因為那個名字而一陣陣的疼……

那是誰？究竟是誰？

混混沌沌的腦子忽然清明了，一段彷彿被迷霧籠罩的記憶猛然清晰了——

他從一群壞人手中逃走，蜷成一團縮在坡底，聽著坡上面那些人氣急敗壞的怒罵，來回走動的搜尋，還用刀劍亂撥草叢，知道自己絕對不能出聲。

天漸漸亮了，他又累又餓，被關了好幾天不給飲食，他幾乎動不了，就算那群人已經走了，他也活不下去了。

這時候，有人遮住了陽光，一個背光看不清楚面容的小胖子踢了踢他道：「你怎啦？怎麼躲在這兒玩。」

他沒有回答，眼睛不由自主的看向小胖子手裡的白饅頭。

察覺他的目光，小胖子將臉蛋低下，他才看出對方的臉圓圓的，眼睛閃閃發亮，是一張極討人喜愛的臉，不過臉上沾著汙泥，看起來就是個調皮的孩子。

「你餓了嗎？我也餓了，那些可惡的壞人，竟然把我關在山莊裡，說什麼要治我的調皮，呸，小爺是他們能管的嗎？我告訴你這都是我家姨娘的奸計，喏，這個給你吃，你也因為調皮被餓壞了嗎？」

幼童大方的遞出白饅頭，又從懷裡不知怎麼的變出另一個紅糖饅頭，兩個人坐在一塊兒吃，小孩子的友情總是很容易就形成。

「我叫雋雋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」

記憶的迷霧忽然又聚攏起來，他迷惑又暴躁，總覺得有什麼東西被掩蓋住了，而且是掩蓋了好多、好多年，讓他變得不像自己，讓他活得像木偶一樣，讓他生不如死，他想要撥開那些迷霧……

「雋雋是誰？」他恍惚的發問。

見李言歡走近，他高大的身材，俊帥的面容，凜冽的氣質，讓這一群書迷們好似看到書裡的顏攀活生生的在自己面前出現，每個人都一副快昏倒的樣子。

有一個小姑娘努力撫平自己的心跳，遞出了一本小書，翻開一頁，指著裡頭的人道：「這就是雋雋啊。」

李言歡接過那一本書，還來不及翻看，這群姑娘就被侍衛驅逐了，侍衛心想這群姑娘真是不怕死，對著京城裡最凶的靖王爺喊顏攀就算了，還敢遞那本昨日已傳滿天下的下流書給他，根本就是找死。

靖王爺只怕看了第一頁就要抽出刀來把她們砍死，還要帶著大隊人馬去她們家抄家呢，他還是趕緊讓她們逃吧。

侍衛會這麼清楚內情，當然也是這本書的迷，裡頭的雋雋實在是太可愛了，怪不得風靡了無數的少男少女，雖然他臉上長著鬍子，但也不過才十八歲啊，簡直快要被雋雋迷死了。

李言歡拿著比他巴掌略大的書，看了眼封面，上頭只寫著香緣居士著，隨即翻開了第一頁、第二頁、第三頁……然後視線定在花園裡，雋雋被顏攀壓在石桌上的那張圖，這一幕不少人都在猜測他們到底做了沒有，而顏攀的手到底是放在雋雋的哪個部位，誰叫作者畫得這麼隱晦，好像什麼都看到了，也好像什麼也看不清。他眼神死死的盯著這幅圖，畫裡頭的那個雋雋，就像是黑沉沉的漩渦，把他的心神全都吸了過去，他面前彷彿真正的出現了一個男子，跟剛剛一瞬間出現在腦中的小胖子重合在一起，他努力的回想那段記憶，想知道他們之間還說了什麼，可是就像有成千上萬的鬼魂在他腦中嘶喊、嘲諷、尖嚎，讓他痛苦不堪。

他感覺耳朵裡忽然轟的一聲，像是有煙花炸開一般，眼前驀然一片漆黑。

侍衛把姑娘們好說歹說的勸回家，霎時聽到後面砰的一聲，他回頭後大驚失色一靖王昏倒在他後頭，手指還緊緊的握住那本被捏皺的豔本。

侍衛大聲叫喊起來，遠處的同僚趕緊跑了過來，又有人去找太醫。

「皇上，王爺發病了！」

李言歡回府後，身體狀態又發生了變化，讓靖王府的刀疤臉管家陳興連忙入皇宮稟報，臉上滿是焦急。他們這些人都是乾儀帝安排的，也是李言歡的心腹，知曉他發病後難以控制的狀況。

「什麼！」乾儀帝將奏章丟在御案上，驚訝道：「不是這幾年都不曾發病了，藥有無按時吃？」

陳興回答，「早晚皆喝一碗湯藥，一直維持得很好，誰想今日上朝後，王爺在宮門前莫名失去意識一小會，又自己恍若無事的起身回到王府，可是下半夜，王爺就不見了。」

「怎會如此？病情一直很穩定，過了這麼多年也都沒有事，怎會如此……」乾儀帝內心焦灼，猛地一掌打在桌上，「爾等先在宮裡稍作歇息，爾雅，擺駕蓄花宮。」一個中年太監趕緊在前頭引路，乾儀帝乘御輦來到一座院子栽滿花木、藥草的宮殿，一進入後，清冽的藥香傳來，令人鼻腔一陣清涼，焦躁的心情無意間平靜了許多。

這裡總能讓人感覺到平和，乾儀帝忍不住又深吸了口藥香。

「臣妾見過皇上。」

迎接的女子裝扮素雅，她容貌不是很美，年紀也比乾儀帝大了一些，但卻很有韻味，臉上淡淡的笑容讓她顯得從容溫和，讓人看了很舒適，整個人也跟著放鬆下來。

乾儀帝才剛當上皇帝，後宮還未充實，在奪位時那場腥風血雨中，兩個年幼嫡子與陪伴他許久的王妃被賢王殘酷殺害，登基後，他帶進宮裡的，只有一位侍妾——也就是如今的慧妃。

她是目前宮中唯一的女人，也是乾儀帝最相信的人，若沒有她，李言歡的病情反反覆覆，只怕早已熬不到成年就要過世，若是沒有李言歡在邊疆舉兵攻進京城，他也坐不上皇位。

「今日歡弟病發了。」乾儀帝滿臉憂慮的說了李言歡的病情，慧妃姓劉，是御醫之女，也是最了解李言歡病情的人。

當年遭綁架的李言歡被救回後，或許是遭受驚嚇又沒有吃飯，在宮裡反覆生病，可先帝對這個嫡子視若無睹，也不追查綁架之事，只寵愛欣涓貴妃生的賢王，宮女與太監最會看人臉色辦事，可憐的李言歡被關在幾乎像冷宮的宮殿裡自生自滅。

當時還是王爺的乾儀帝因為在外建府，根本難以入宮關心弟弟，更何況那時他自身難保，先帝幾次聽了欣涓貴妃的讒言，已對他大為厭棄，他朝不保夕。

當時的劉氏因為其父的關係，常在後宮裡走動，她會為一些不太得勢的宮妃把脈，或者接手她父親不便診治的，正因如此她發現李言歡病得快死，更被折磨得近乎瘋癲，便幫助他，緩解他的病情，後來在欣涓貴妃的枕邊風下，李言歡年紀小小就被派到了邊疆，她亦準備了不少藥物，最終李言歡還是活了下來，只是成了一副空殼。

午夜夢迴，乾儀帝總是深夜垂淚，覺得自己身為兄長，沒有照顧好自家弟弟，母后遺言要他好好的守護弟弟，他竟沒有做到，慧妃在這種時候總是耐心開解，說李言歡能留下命來，已經算是上天之幸，就算他現在並非常人，但他有權有勢，日後擇一身分不高的良家女子為妃，再為他傳宗接代，也算圓了過世太后的遺願。事已至此，又能如何，乾儀帝也只好點頭。

只是他怎麼也沒想到弟弟會突然病發，他實在擔心弟弟的身體。

慧妃嘆了口氣，「臣妾已盡己所能，只怕藥效又要加重了，等將靖王尋回後，再讓他服用此藥。」

慧妃邊說邊拿出一個鑲著螺鈿的木匣子，裡頭放了兩個藥瓶，乾儀帝細細問了服用後會不會有什麼不好的作用，慧妃一一仔細回答，乾儀帝拿了螺鈿木盒，交給了身邊的太監爾雅，並要他派出暗衛私下找尋靖王。

說完後，他就起身離開，慧妃望著他身著龍袍的背影，輕輕的嘆口氣，指尖在繡被上畫出痕跡，她拿起一面銅鏡，銅鏡裡的她並不顯老，但她的年齡確實是一年比一年大。

若不是有她醫治靖王這份情，也許她跟乾儀帝並沒有在一起的姻緣。

被打屁股的事，讓喬永雋身心不舒爽，他只要不舒爽，就想要折磨人，拿人出氣，所以喬永史落水，整個人像是淋濕的落湯雞。

他衝進了喬永雋的房間，比著趴在床上養傷的喬永雋氣得說不出話來，喬永雋皮笑肉不笑。

「二哥是怎麼了？怎麼好好的人不當，要當個落湯雞？」

怎樣，他就是個真小人，不要以為他不知道朱姨娘在後頭興風作浪，對，大哥是病秧子沒錯，但世子之位也不一定落在他喬永史身上，現在就敢調戲他大哥身邊的丫鬟，說什麼跟著病秧子沒前途。

呸，跟著色胚才沒前途呢，所以他在喬永史必經之路設了點陷阱，喬永史果然就跌進水裡，但也知道會在家裡這麼幹的，除了喬永雋，也沒別人了。

「你你你—我找爹來收拾你！」

「快去，沒用的膽小鬼。」

若是喬永史敢自己衝上來踢他一腳，他還覺得喬永史有點氣魄、有點作為，但就這一副膽子可比小老鼠，只靠自家娘親在自家爹親耳邊吹枕頭風的姿態，真的讓忠勇侯的爵位落在他身上，忠勇侯府也完了。

沒多久，聽見一陣咳嗽聲在遠處響起，喬永雋急忙爬了起來，一邊搗著小屁股，一邊開了門，沒小廝開門，是因為小廝都被他打發得遠遠的，因為他有時作畫，不方便有人在身邊。

「大哥。」

喬永康一生下來就有點體弱，但一般嬰孩調養一陣子就能健康長大，偏偏他一年四季吹風就倒，但這並沒有讓喬永康自暴自棄，那雙智慧沉穩的眼眸總讓喬永雋聽話，他覺得他大哥只是身子弱了點，腦袋可勝過十幾個喬永史，更勝過他老爹太多。

只可惜他老爹那樣的糊塗人，看不到老哥的好，明白不了老哥的胸懷，也無法理解老哥的想法。

當初他們家得罪了乾儀帝，大哥就告訴他，在外頭要更橫行霸道，要更紈褲無狀，這樣他家才不會有滅門之禍。

所以他更是在外頭罵雞打狗，無所不為，當然他也很有眼光，只是惹點小事而已，犯不上大事，大家只是嫌他不做正事，又是個蠻橫的。

誰家說他們家跟賢王有關係，他就像瘋狗一樣的去咬那一家，被他咬怕的人家都覺得他們惹不得，自然也沒人敢說他家跟賢王有關係，加上他表現出來的惡少行徑，顯示了忠勇侯府子弟的無能，乾儀帝自然會覺得這一家子只是些蠢貨，掀不起風浪，他們也就逃脫一劫。

他大哥能夠設想到帝王的心態，做出安排，可他爹卻是啥都不明白。

「哥，你身子好了？」他大哥前幾天得了風寒，這幾天都沒法子出門。

「好了……只可惜沒有早一點好，不然也能幫你免了這一劫。」喬永康對自己的身體實在受夠了，可說完看弟弟在旁邊猛點頭，不禁又覺得好笑，「可說來也是你淘氣，誰叫你惹靖王的，那可是個天大的煞星，幸好他也自知有愧，板子還往輕了打。」

喬永雋不依道：「原零和是靖王打的，關我什麼事，我是被白打了。」



他一邊扭頭看著紅腫的屁屁，沒被打爛，當然是靖王放水了，但是他還是不太爽，而他稟持著不太爽，就要讓人倒楣的習性，在新書裡拚命的抹黑靖王。

嘿嘿嘿，說你龍陽，說你斷袖，說你跟個男子不清不白，說得滿京城都知道，他有辦法跟全京城的人解釋自己不是斷袖嗎？誰看了那本香緣居士的書，就會暗中對他側目，議論紛紛，這就是喬永雋的報復。

跟哥哥說沒幾句話，見喬永康又咳了起來，喬永雋連忙揮手要他回去，說自己小屁屁塗藥後已經好很多了，最重要的是，他想要現場看一下自家的書賣得有多好，等下還要偷偷跑出去呢。

他是香緣居士的事他一向瞞得死緊，雖然刺激的豔本人人愛看，可禮教又說這是不入流的東西，有些道貌岸然的人看到豔本，就會罵一句有辱斯文、無恥下流，何況是對於作畫的人呢？

雖然他自己心裡覺得沒什麼，這畫就是畫，哪裡有什麼高低之分，可是世道如此，要是身分被揭穿，不只他自己，他娘他大哥怕是會被指指點點，而且家裡還有個不可靠的爹、愛挑撥離間的朱姨娘，她肯定會借題發揮，讓他爹教訓他。

「好吧，那你就好好休養。」

喬永康回房休息，喬永雋揉了一下屁股，走了兩步，感覺好像還可以，便避人耳目，翻過圍牆出府去。

聽說他的書已經賣了三天，仍然極受歡迎，都第三天了，半夜還是不少人在排隊，他想去瞧瞧盛況。

他一邊往小柳書店走，一邊還帶著顆小饅頭有一口沒一口的啃著。

夜黑風高，又加上他專走僻靜的路，如嬰兒哭泣聲般的貓叫和拉長的淒厲狗吠聲，聽來有點可怕，讓他不由得加快了腳步，可還沒走到一半路程，黑暗的路旁邊傳來呼嘯風聲，他一看嚇得魂飛魄散——

竟然是靖王啊！

靖王披頭散髮、眼露凶光，手裡拿著他畫的春畫，看他的表情像要砍他幾百刀，把他剁得碎碎的再燉了吃。

媽呀，他的底細被揭穿了嗎？仇家找上門了？他要死無葬身之地了？

不，做人不能慫，他可不能就這樣認錯，總是要放手一搏，也許可以逃過一劫。

想著，他挺起了胸膛，看著披頭散髮的李言歡，李言歡血紅的眼睛也看著他。

兩人對視時，天地間彷彿一片靜寂無聲，只剩兩人對峙的呼吸聲。